

# 語言、文學 kap 民族國家 ê 建構

## ——台語文學運動史初探

### 1. 前言

若 ù Benedict Anderson (1991)「想像 ê 共同體」(imagined communities) 觀點切入，tī 漢字文化圈<sup>1</sup>lín，19 世紀以前 lóng 有一種以中國為中心、透過漢字所形成 ê 「漢字文化想像共同體」(an imagined Hanji cultural community)。Chit 種「漢字文化想像共同體」(簡稱做「漢字共同體」)加加減減 lóng 影響 tiòh 漢字文化圈成員近代 ê 「民族國家」(nation-state) ê 國族想像建構。

Tī 中國，in 利用「漢字共同體」chiâ<sup>n</sup> 做近代「中華民族」或者「中國國族」ê 想像基礎。Hit-kóa 無法度跳脫漢字共同體 ê 「壯族」、「苗族」、「瑤族」等，當然就無形成 in ka-tī ê 民族國家。Ah hit-kóa 跳脫「漢字共同體」ê 舊成員，像講越南、韓國、朝鮮 kap 日本，lóng 重新建構以 ka-tī 為主體 ê 「民族國家」想像。若論到台灣，雖罔 tī 17 世紀初因為荷蘭統治 soah 將台灣 sak chiū<sup>n</sup> 國際舞台，m̄-koh sòa--lâi ê 鄭成功 kap 清國統治 soah 將台灣 khiú 入去漢字文化圈。台灣 ê 漢字文化特色 soah chiâ<sup>n</sup> 做二次戰後中國國民黨 thang thêh 來做中國國族想像 ê 基礎。

Anderson (1991:37-46) bat 分析講「出版」、「宗教改革」kap 「當地母語 ê 出頭」是近代西歐民族國家意識形成 ê 重要源頭。Davies (1997:482) mā 指出講「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用民族母語來創作 ê 風氣 lō-bóe 發展出國民文學 (national literatures)；ah 這是形成國家認同 (national identity) ê 關

<sup>1</sup> 咱所講 ê 「漢字文化圈」是指卡早 bat ah 是 chin koh teh 使用漢字 ê 地區或者國家，包含越南、韓國(所謂 ê 南韓)、朝鮮(所謂 ê 北韓)、日本、新加坡、台灣 kap 中國等。

鍵之一」。若準是 án-ne，台灣人 ê 民族母語——「台灣語言<sup>2</sup>」tī 台灣 ê 「民族國家」ê 建構當中是扮演啥款 ê 角色？以台灣語言為書寫語言 ê 國民文學是 m̄是已經形成？若準 iáu bōe，是啥原因？若準有，是 án-choá<sup>n</sup> iáu bōe chiá<sup>n</sup> 做主流？實在講，台語文學 ê 發展就是台灣民族國家建構過程 ê 一個縮影。Chit 篇論文就是 beh 用台語文學發展 ê 情形來探討語言、文學 kap 民族國家 ê 關係。

## 2. 基本定義、概念 kap 理論架構

咱這節會先針對 kap 論文主題有相關 ê 基本專有名詞做一個定義 kap 相關概念 ê 討論。

### 2.1. 個人母語 vs. 族群母語

Tī 語言學頂頭有所謂 ê 「第一語言」(first language) kap 「第二語言」(second language) ê 講法。所講 ê 「第一語言」是指咱人出世 liáu 第一個學起來 ê 語言，「第二語言」是指先學 ē-hiáu 第一語言 liáu、tī 有一定 ê 年歲 liáu chiah koh 學 ê 其他語言。「第一語言」通常是「滑溜 ê 語言」(fluent language)，m̄-koh mā 有例外 ê 情形。像講現此時有 bē chió 台灣人雖然 sè-hàn 出世 sūi 學 ê 語言是台語，m̄-koh in 去學校讀冊 liáu soah 改用華語，致使伊 ê 第一語言「台語」比第二語言「華語」khah bē 輪轉。

若論到母語，其實 ē-sái 分做個人母語 (personal mother tongue) kap 族群母語 (ethnic language；或者號做「民族母語」「national language」)。第一語言就是咱 ê 個人母語。通常，tī 正常 ê 情況下，第一語言 m̄-ta<sup>n</sup> 是個人母語，mā 是族群母語。M̄-koh tī 一寡特殊情形之下，像講留學家庭、移民家庭、受外來政權殖民等，第一語言未必然是族群母語。可比講，有一對以台語為母語 ê 台灣留學生到美國留學，in tī hia 讀冊期間有生一個囡仔。因為英語環境 ê 關係，in ê 囡仔一出世就先學英語。後來 in 結束留學生涯 tng 來台灣，囡仔 mā tòe leh koh kā 台語學起來。Án-ne，雖然

<sup>2</sup> 包含南島語、客語、kap 台語。

英語是 in 囡仔 ê 第一語言，m̄-koh in 囡仔 ê 族群母語 iáu 是台語。

若是受外來政權殖民 ê 例，可比講日本時代因為國語政策 ê 關係，tī chit-ê 政策影響之下 tōa-hàn ê 台語囡仔 soah 將日語當做第一語言、顛倒將族群母語——台語當做第二語言。這是個人母語 kap 族群母語無一致 ê 另外一個例。

## 2.2. 母語異化 kap 母語轉換

咱若問人講伊 ê 「母語」(無指定是個人或者族群母語) 是啥 ê sī-chūn, 通常會得 tiòh 2 種 bô-kāng 觀點 ê 回應。第一, 若 khiā tī 語言是“族群歷史文化傳承功能論”者, 就算伊 ê 個人母語 kap 族群母語無一致, 伊會根據伊 ê 「族群母語」來回答。第二, 若 khiā tī 語言 kan-ta<sup>n</sup> 是“溝通工具”者, 伊通常會根據伊 ê 「滑溜 ê 語言」或者「個人母語」來回答。這就是為啥物真 chē 台灣少年家雖然 in ê 族群母語是台語, m̄-koh in 會 in 你講 in ê 母語是華語。

Tng-tong 一個人 ê 個人母語 kap 族群母語 bô-kāng ê 時, 咱 ē-sái kā 講這是一種「母語異化」ê 現象。母語異化 ē-sái 分做像圖表 1 án-ne 2 種情形。第一種是雖罔個人母語 kap 族群母語 bô-kāng, m̄-koh 伊 iáu 有 khiām hit 2 種語言 ê 使用能力。另外一種是單語 ê 母語異化現象, iā-tō 是個人 kan-ta<sup>n</sup> ē-hiáu 個人母語、m̄-koh 已經失去族群母語 ê 使用能力; chit 種情形通常是語言轉換 (language shift) ê 前兆。

|          | 個人母語 | 族群母語 |
|----------|------|------|
| (1) 雙語能力 | +    | +    |
| (2) 單語能力 | +    | -    |

圖表 1. 雙語 kap 單語 ê 母語異化情形

單語 ê 母語異化通常有 2 個後果：第一是個人 iáu 會 tī 精神上 kap 情感上承認族群母語 ê 存在, m̄-koh tī 實際日常生活 lìn lóng 用個人母語。像講歐洲 ê Irish 共和國 (Irish Republic) 本底是講 Irish 語言, m̄-koh 經過

英國統治 liáu soah 變成真 chē Irish 人 kan-ta<sup>n</sup> 講英語、bē-hiáu 講 Irish 語。<sup>3</sup> 雖罔 Irish 政治上獨立 liáu 繼續使用英語，m̄-koh in tī 民族情感上、精神層次 iáu 將 Irish 語言當做民族母語 (Fasold 1984:278)。<sup>4</sup> 第二個後果是 tī 精神上、情感上放棄原有 ê 族群母語，將個人母語當做新 ê 族群母語。換一句話來講，族群母語已經產生語言轉換現象，ù A 語言變成 B 語言；咱 ē-sái 講這是一種「母語轉換現象」(vernacular shift)。發生母語轉換 ê A 族群成員 tú 開始可能 iáu chai-ia<sup>n</sup> ka-tī 是 A 族群成員，m̄-koh 時間 chit-lèh 久 in soah kiò-sī ka-tī 是 B 族群 ê 成員。有發生 chit 種情形 ê 像講台灣 ê 平埔族、中國東南方一帶古早 ê 百越民族。

### 2.3. 語言 kap 認同

語言 kap 族群認同 (ethnic identity) 或者國族認同 (national identity) kám 有啥關係？針對 chit-ê 問題，通常會有正反二種完全無 kāng ê 答案。

贊成 ê 人認為語言除了是溝通 ê 工具之外 iáu koh 是族群歷史文化傳承 ê 媒介、族群自信、自尊 kap 認同 ê 表現；族群母語若是死亡，族群意識 mā 會消退。反對 ê 人總會提 chit-kóa 像 Irish án-ne ê 例來證明雖然講英語 mā 是 ē-tàng 維持 Irish 人認同。若 án-ne，到底語言 kap 認同有關係無？

實在講，語言 kap 認同雖然無“絕對” ê 關係，m̄-koh 有“相對” ê 關係。lā 是講，語言是族群認同 kap 國族認同 ê 重要基礎之一，m̄-koh m̄ 是唯一 (Liebkind 1999:144；施政鋒 1998:52)。語言對族群、國族認同是 m̄ 是有催化 ê 作用 ài 由 in 存在 ê 社會情境 (social context) 來決定 (Fishman 1999:154; Ross 1979:4)。

語言對族群、國族認同 ê 作用 ē-sái 分 2 方面來討論，i.t.s. 「強化語言

<sup>3</sup> 根據 Ethnologue (Grimes 1996:489) ê 資料，tī 1983 所做 ê 語言普查顯示 kan-ta<sup>n</sup> 13% ê Irish 人自認 ka-tī ê Irish 語 iáu 真滑溜。

<sup>4</sup> 像講，Irish 共和國 ê 憲法(1937 年制定)規定“The Irish language as the national language is the first official language. The English language is recognised as a second official language”(施政鋒 2002:407; Crowley 2000:5)。

功能」vs.「弱化語言功能」。「強化語言功能」是指利用族群母語來動員 kap 強化族群認同。像講選舉演講場頂頭用台語、客語分別來動員台語、客語族群成員。「弱化語言功能」是指無利用族群母語來做族群動員。有 bē chió 研究指出族群母語 ê 消失並無一定會造成族群認同 ê 喪失（施正鋒 1998:55；Edwards 1985:48；Lu 1988:99）。可比講，有一個客人（Hak-ka-ngin），雖然 bē-hiáu 講客話（Hak-fa），m̄-koh 伊 iáu 有可能會認同伊 ka-tī 是客人。有 bē chió 人就 án-ne 做結論講語言 hām 認同無關係。事實上，雖然「弱化語言功能」iáu 有可能維持族群認同，m̄-koh 這並無証明講「強化語言功能」bē-tàng 動員 kap 強化族群認同！蔣為文（Chiung 2005:377）針對 244 個大學生所做 ê 調查顯示 ē-hiáu 客語是客家認同 ê 關鍵因素之一。這說明雖然族群母語 ê 消失 iáu 有可能維持族群認同，m̄-koh 族群母語 ê 強化對族群意識 ê 加強是有幫贊 ê。

「弱化語言功能」kám 一定 ē-tàng 維持族群認同？當然 mā 無一定。族群意識（ethnic consciousness）ê 產生 ē-tàng 分做主、客觀 ê 因素（史明 1992:4；施正鋒 1998:52）。客觀因素包含血緣、語言、宗教、風俗、共同歷史記憶等。Tng-tong 族群母語消失去 ê 時，若準其他 ê 客觀因素 iáu 存在，當然就有可能維持族群意識。M̄-koh，若準語言是現存唯一 ê 客觀因素，族群意識恐驚 á 早晚會 tòe 族群母語 ê 消失來消失。像講台灣現此時真 chē 鶴佬客（Hō-ló-kheh）kap 平埔族因為客語、平埔語 ê 消失 soah mā 失去原來客家、平埔族群 ê 意識 kap 認同。

## 2.4. 種族、民族、族群

「種族」（race）、「民族」（nation）、「族群」（ethnicity or ethnic group）是 3 個 bô-kāng ê 概念，m̄-koh tī 生活當中 tiā<sup>n</sup> hông 誤用（施正鋒 1998:3）。

Tī chit 篇論文 lāi-té，「種族」是指體質人類學頂頭根據咱人 ê 外在生物特徵，像講皮膚色、基因等所做 ê 分類。「民族」，mā 有人 kā 翻做「國族」，是政治學頂頭 ê 概念。民族 ê 概念是西歐社會 tī 文藝復興、宗教改革以來 tī 近代資本主義經濟基礎頂頭 tauh-tauh-á 發展出來 ê。民族是指佔

有一定 ê 領土而且成員有歷史、運命共同體 ê 認同感 ê 社會群體單位。「民族國家」(nation-state) 是 tòe tiòh 民族意識 ê 形成 liáu 發展出來 ê “要求一個民族建立一個國家” ê 概念 (Johnson 1995:188)。<sup>5</sup>

「族群」是 20 世紀以來因為移民社會，像講美國，所發展出來 ê 一種新概念 (Eriksen 1996:28)。Chit-ê 概念是指無論是根據 tī 原有種族或者民族基礎頂頭，只要成員集體「自我認同而且外人 mā án-ne 認為」ê 時族群認同就存在 (Fishman 1977:16; Levinson 1994:73)。Tī bô-kāng 社會情境之下，族群之間 ê 界線 (boundary) 並 m̄ 是固定 bē 變 ê 而且是有可能 kāng 時存在多層認同 (Fishman 1977:26-28; Levinson 1994:73-75)。像講 tī 美國 ê 中國人，in tī 白人 ê 眼中可能 lóng 是 kāng-khoán ê 族群，m̄-koh tng 中國人 ka-tī tàu-tīn 做伙 ê 時 in 會幼分做福建人、廣東人、上海人等；tng 福建人 tàu-tīn ê 時 koh 分做廈門、泉州、漳州等。

## 2.5. 台語、台灣話、台灣語言

「台語」、「台灣話」、「台灣語言」是 tiā<sup>n</sup> hông 提來使用 m̄-koh koh gâu 造成誤解 ê 用詞。Tī chit 篇論文 lâi-té, in ê 定義分別列 tī 下面。

「台灣語言」(Taiwanese languages) 是指 tī 自然狀態 ê 遷 sóa 之下 (非殖民政權強迫使用)，經過土著化 koh 有台灣傳統歷史文化代表性而且外界普遍認同者。所以台灣語言包含原住民所有 ê 語言、客語 kap 台語 (或者是所講 ê Hō-ló-oē)。Tī 定義之下，英語、華語、日語 kap 越南新娘所用 ê 越南語 lóng 無算是台灣語言，不過 in ē-sái 算是台灣國民有 teh 用 ê 語言 (languages used by the Taiwanese citizens)。<sup>6</sup> Hoān-sè 有人會講 chit-khoán ê 分法 seng-kòe 心胸 kheh-eh, 應該將華語包含在台灣語言 lâi-té chiah tiòh。若準華語算是台灣語言，為啥物比華語 khah 早來台灣而且 koh 有台灣人 teh 用 ê 日語 bē-sái 算台灣語言？若準華語算是台灣語言，mā 應該改名做台灣語言。Án-ne 對岸 ê 中國人是 m̄ 是 ē-tàng 接受 in teh 用 ê 「普通話」無

<sup>5</sup> Chit 方面 ê 中文討論 ē-sái 參考施正鋒(2000)、史明(1992)。

<sup>6</sup> 詳細 ê 討論 ē-sái 參考蔣為文 2004。

叫中國語言、顛倒 hōng 叫做台灣語言？台灣 ê 中國語文學系是 m̄ 是願意改名做台灣語文學系？有關台灣語言是 m̄ 是應該包含華語 ê 爭論就是因為母語異化所造成 ê 現象。

「台灣話」(Taiwanese) 是指眾台灣語言當中透過自然競爭所形成 ê 一種台灣共通語 (Lingua franca<sup>7</sup>)。「台灣話」mā ē-sái 簡稱做「台語」。Ùi án-ne ê 定義來看，「台灣語言」是 khah 大 ê 項目，lāi-té 有一種語言叫「台語」或者「台灣話」。「台語」chit-ê 專有名詞 tiā<sup>8</sup> 會引起客家或者原住民族群 ê 恐惶就是爭論者將「台語」當做是「台灣語言」ê 簡稱。事實上，「台語」kap「台灣語言」應該 hōng 當做 2 個 bô-kāng ê 概念處理。就親像「廣東話」kap「廣東語言」是 bô-kāng ê 概念 án-ne：「廣東語言」是指中國廣東地區 ê 「廣東話」、「客話<sup>8</sup>」、「閩南話<sup>9</sup>」等；雖然廣東地區 mā 有人 teh 使用「客話」kap「閩南話」，m̄-koh「廣東話」kan-ta<sup>9</sup> 專門指「廣東話」niā，並無指「客話」或者「閩南話」。

若就國際語言來舉例，「法語」kap「法國語言」mā 是 bô-kāng ê 概念。「法語」(Français) 是指以巴黎地區 ê 語言做標準所形成 ê 大家印象中所講 ê 法語；伊大約佔法國全人口 ê 90%。法國語言是指包含「Breton」、「Dutch」、「Gascon」、「Limousin」、「Avergnat」、「Languedocien」等在內 24 種少數族群語言 (Grimes 1996:477-481)。

## 2.6. 土著化 kap 代表性

頂一節講 tiòh ài 有「土著化」kap「代表性」chiah ē-tàng 算是台灣語言。若 án-ne，啥物號做土著化、代表性？

「土著化」(indigenization) 是指 ùi 移民社會 (immigrant society) 變成「土著社會」(native society) ê 轉變過程。像講早期台灣漢人 ùi 唐山移

<sup>7</sup> 有關 Lingua franca, Crystal (1992:230) kā 定義做 “An auxiliary language used to permit routine communication between groups of people who speak different native languages.”

<sup>8</sup> 客話(Hakfa) tī 中國主要分佈 tī 廣東北 pêng、福建西 pêng、江西南 pêng (周振鶴、游汝杰 1990:8; Ramsey 1987:16-17)。

<sup>9</sup> 閩南話除了分佈 tī 福建南部，iáu koh 分佈 tī 廣東東 pêng 汕頭地區、海南島、雷州半島、浙江南 pêng、舟山群島等所在(詹伯慧 1991:186)。

民來台灣 ê 時，tú 開始 piān 若過年、過節 in iáu 會想 beh 轉去故鄉唐山 hām 親人團圓，甚至若過身去 mā 想 beh 落葉歸根將屍體送轉去唐山埋。這就是移民社會現象，iā-tō 是移民者 iáu 有過客心態，in iáu 認為故鄉 tī 唐山、台灣不過是暫時討賺 ê 所在。M̄-koh 經過一定 ê 時間 kap 社會情境 ê 發展，hit-kóa 漢人移民 tàuh-tàuh-á 過年、過節 bē koh 轉去唐山，死去 mā 直接埋 tī 台灣 niā。Lō-bóe hit-kóa 漢人移民就認為 ka-tī mā 是台灣人，台灣是 in ê 新故鄉。這就是土著化 ê 過程。台灣 tī 1945 年以前 ê 舊住民 lāi-té 有 1) 南島語系 ê 「原住民」kap 2) 平埔 hām 漢人移民混血 ê 「客家」、「Hō-ló」族群。南島語系 ê 原住民 tī 台灣已經 kui 千冬，早就土著化 à。Ah 客家 kap Hō-ló 族群 leh？陳其南(1994:92)指出講 ùi 1683 到 1895 ê 200 外年當中，台灣 ê 漢人移民社會 tàuh-tàuh-á 變成土著社會。Iā-tō 是講 tī 日本 kap 中國國民黨政權來到台灣 chìn-chêng 台灣就已經形成土著化社會。Chit-ê 土著化社會基礎是「台灣文學」、「台灣語言」、「台灣民族」意識形成 ê 重要因素。

若就土著化 ê 角度來看，使用「華語」ê 新住民（或者所謂 ê 「外省人」）有 gōa-chê 比例認同 ka-tī 是台灣人？Chit-kóa 新住民本底有可能 tī 2、3 代 lín 就融入台灣社會變成台灣人，m̄-koh 因為 hit-kóa 在台中國人 ê 政治操作 kap 動員 ê 關係 soah 害 in 無法度斬斷中國認同、阻礙 tiòh in tī 台灣土著化 ê 發展。換一句話講，華語若 beh tiàm 台灣生滋發展、chiá<sup>n</sup>-chò 台灣語言 ê 一種，除非伊 ê 使用者有認同 ka-tī 是台灣人。

Beh chiá<sup>n</sup>-chò 台灣語言，除了 ài 有「土著化」之外，ài koh 有「代表性」。代表性是指 tī 台灣 ê 歷史、文化發展當中有適當 ê 主、客觀條件促使 hit 個語言有台灣 ê 主體性、對外 ē-tàng 表現台灣 ê 特色、而且外界 mā án-ne 認為。

若就定義來看可能真歹理解啥物是「代表性」，咱 ē-sái 用其他 ê 例來說明。像講咱若講 tiòh 日本料理，大家一定會想 tiòh susih（壽司）、sasimih、清酒。若講 tiòh 台灣料理就會想 tiòh 米粉炒、滷肉飯、珍珠奶茶。若想 tiòh 美國料理就是 hamburger、coca cola。Kám 台灣無食 susih、

sasimih? 當然 mā 有, m̄-koh 爲啥物咱 bē 講 he 是台灣料理? 因爲 he 無台灣 ê 代表性。當然, 雖然現此時 susih、sasimih 無台灣 ê 代表性, m̄-koh hoān-sè 100 冬後台灣 kā 發揚光大、外界 mā 會認爲 susih、sasimih 是台灣料理。M̄-koh che tang-sî chiah 會發生 ài 有主、客觀 ê 條件, m̄ 是單方面 òng-bāng 就會實現。但是, ē-sái 確定 ê 是至少伊現此時無代表性。

若就語言來講, 咱若想 beh 學英語咱會去 tó kúi 個國家學? 一般 lóng 會想 beh 去美國、英國、Australia 或者 New Zealand。雖然印度、菲律賓 mā 有 teh 用英語, m̄-koh 真少人會想 beh 去 hia 學。爲啥物? 因爲印度、菲律賓無英語 ê 代表性。

若 hoan 頭轉來看台灣語言, 爲啥物原住民語、客語 kap 台語 chiah 有台灣 ê 代表性? 咱 ē-kha 就以台語爲例來說明。

一個語言 beh 號做啥物名有伊主、客觀 ê 條件。客觀條件 lāi 面 ê 政治、經濟、文化因素上重要。Tī 中國, 福建地區 ê 「閩語」 ē-sái 分做 5 大“方言”(事實上是語言<sup>10</sup>): 「閩南」、「閩東」、「閩北」、「閩中」、「莆仙」(季羨林 1992:293)。「閩南語」主要是福建南部一帶包含「泉州」、「漳州」、「廈門」等縣市 ê 人 teh 使用 ê 語言, 其中廈門是閩南語 ê 代表腔口。閩南語除了 tī 閩南地區使用之外, iáu 分佈 tī 廣東東部 kap 東南亞, 像講新加坡、菲律賓、印尼等國家。因爲 tī 閩語 5 大分支語言 lāi-té 閩南語 ê 分佈 kap 影響力上大, 所以閩南語 mā hông 叫做「福建話」。

中國清朝統治台灣 (1683-1895 年) ê 時閩南一帶 ê 泉州、漳州等 ê 福建人 táuh-táuh-á 移民來到台灣<sup>11</sup>。Tī 1887 年 chìn-chêng 台灣是屬福建省 teh 管, 台灣 tī 政治、經濟、文化各方面 iáu khah 輸福建, 所以稱呼 hit 當時 ê 閩南移民所使用 ê 語言號做「福建話」 iáu 無過份。M̄-koh 台灣進入 20 世紀以後, 一方面是土著化 ê 關係, koh 一方面是因爲日本統治期間促成 ê 近代化、資本主義化致使「台灣社會 hām 台灣人意識」ê 形成 (史

<sup>10</sup> Tī 語言學頂頭一般是用“互相有法度溝通、聽有無”來判斷雙方是語言或者方言 ê 差別。

<sup>11</sup> 雖罔 tī 荷蘭時期 kap 鄭氏王朝時期就有少量漢人移民, m̄-koh 漢人大量移民來台主要是中國清朝統治時期。

明 1992:220)。因爲泉州話、漳州話來到台灣已經土著化、形成不漳不泉 ê 新腔口（王育德 1993:95），koh 摻入台灣平埔族、日本語 ê 成份，所以一種新 ê 語言形式「台灣話」已經客觀上成立 à。除了語言 ê 客觀條件之外，台灣 tī 政治、經濟、文化<sup>12</sup>等各方面 lóng lú 來 lú 比福建 khah 重要 kap 優勢。加上台灣人意識 ê 出頭，台灣人主觀上認同伊所講 ê 是「台灣話」、m̄是「福建話」，所以「台灣話」（簡稱做台語）chit-ê 用詞就成立 à！

近來 bē chió 人 kiò-sī「台語」、「台灣話」是民進黨組黨 chit 10 外年來 chiah 新造、帶有「福佬沙文主義」意涵 ê 用語。事實上，「台語」、「台灣話」tī 20 世紀初期早就 teh 使用 à，因爲 hit 當時台語 tī 自然狀態之下已經形成台灣 ê 共通語。像講，tī 1901 年就有《台灣語》創刊、1902 年《台灣語學雜誌》創刊 kap「台灣語同志會」成立（葉石濤 1993:209）。Koh，chhui-sak 白話字 ê 先覺「Chhòa Pêe-hóe」（蔡培火）tī 伊 1925 年 ê 著作《Cháp-hāng Koán-kiàn》lín kui 本冊就是用「Tài-oân-ōe」（台灣話）來稱呼台灣人 ê 語言。伊 tī 論說台灣 kap 羅馬字 ê 關係 ê 時講：

Tài-oân-lâng iū sī Jit-pún ê peh-sè<sup>n</sup>, só-í Jit-pún ê Kok-gú iā-sī tek-khak tiòh ài òh. M̄-kú Hàn-bûn sī chin oh, Kok-gú iā sī chin lân, koh-chài chit nng hāng kap Tài-oân-ōe lóng sī bô koan-hē (Chhòa Pêe-hóe 1925:15).

簡單講，tī 1920 新舊文學論戰、1930 台灣話文論戰期間「臺灣話」、「台灣語」ē-sái 講是 hông 真普遍 teh 使用 ê 語詞（中島利郎 2003；陳淑容 2004）。甚至自稱「中國人」ê「連戰」in 公仔「連橫」tī 1933 年編寫好勢 ê《臺灣語典》mā 是用「臺語」、「臺灣語」ê 稱呼。若準將「台灣話」kap「福佬沙文主義」劃等號，恐驚 á 是“反台灣”ê 心理 teh 作怪。

<sup>12</sup> 像講，筆者 tī 2001 年 bat 去福建廈門做田野調查。Hit 當時有特別去 in hia ê 唱片行參觀，結果發現 in hia ê “閩南語”流行歌大約 95% 以上 lóng 是台灣進口去 ê 葉啓田、江蕙、陳小雲等人 ê 台語歌。In 在地發行 ê 流行歌非常少，若有 lóng 是一寡傳統歌謠。

### 3. 高低語文現象

Tī 漢字文化圈 *lāi-té*, 語言、文字 ê 使用 *ē-sái* 用「高低語言」(*diglossia*) kap 「高低文字」(*digraphia*) ê 概念來分析。啥物號做「高低語言」kap 「高低文字」呢？基本上，*chit* 2 個用詞 ê 概念是類似 ê, *m̄-koh* 「高低語言」主要是指「口語」、「高低文字」是指「書面語」(*iā* 就是「文字」)。

若論到「高低語言」ê 概念，Charles Ferguson (1959) 是第一個有系統性來論說 *diglossia* 概念 ê 社會語言學家。伊將「高低語言」定義做一個語言 ê 2 個「語言變體」(*two varieties of the same language*) 分別擔任 *bô-kāng* ê 社會功能 (*social functions*)。伊 *koh* 講，*chit* 2 個「語言變體」當中，其中一個扮演「高語言」(*High language*)、另外一個扮演「低語言」(*Low language*)。「高語言」通常有 *khah* 高 ê 名聲 kap 文學傳統，而且會用 *tī* 正式場合。相對之下，「低語言」通常會 *hông* 看 *khah* 無起，用 *tī* 非正式 kap 私人場合。

後來，Joshua Fishman (1967) 針對 Ferguson ê *diglossia* 概念提出修改，伊認為「高低語言」無一定 *kan-ta<sup>n</sup> ē-sái* 發生 *tī* “一個語言 *lāi-té* ê 2 個語言變體”；*iā* 就是講「高低語言」無一定是「語言變體」，*mā* 有可能發生 *tī* 「語言」*hām* 「語言」之間，而且語言數目 *ē-sái* 不只 2 個。

*Án-ne*, 啥物是「高低文字」(*digraphia*)？Dale (1980:5) *ùi* Ferguson ê 「高低語言」概念延伸到“文字” *mā* 適用，*kā* 定義做「一個語言使用二種(或者以上) ê 文字書寫系統」。漢學家 DeFrancis (1984:59) *mā* 針對「高低文字」提出 *kāng-khoán* ê 定義。後來蔣為文 (Chiang 2003:9) *kā* Dale kap DeFrancis ê 定義修改做「一個社會 *lāi-té* 有一個以上 ê 文字系統分別擔任 *bô-kāng* ê 溝通功能」。蔣為文 *chit-khoán* ê 定義就親像 Fishman 對「高低語言」ê 定義 *kāng-khoán*，無限定 *tī* *kāng* 一種語言 ê 變體。

若用頂面所講 *tiòh* ê 「高低語言」、「高低文字」(合稱「高低語文」) 來看，漢字文化圈 *lāi-té* ê 情形是 *án-chóa<sup>n</sup> leh*？先就口語來講，漢字文化圈 *lāi-té* 自古以來各地方就有 *bô-kāng* ê 語言，像講有廣東話、閩南話、客話、壯話、苗話、瑤話等。雖然 *in ka-tī* 有 *ka-tī* ê 語言，*m̄-koh in hia* ê 讀

冊人 piān 若想 beh 上京城赴考，就 ài 學皇帝所在首都 ê 語言（或者所謂 ê 口音），因為皇帝 ê 語言是 hit 當時 ê 標準語，用 tī 教育、行政等正式場合。Iā 就是講，hit-kóa 讀冊人平時生活當中雖然是在 in 地方 ka-tī ê 語言，m̄-koh piān 若吟詩作對、讀四書五經就 ài 模仿首都地方 ê 語音。時間 chit-lèh 久，hit-kóa 讀冊人 koh 將 in 模仿 tiòh ê 首都語音傳 hō in 在地 ê 鄉親 kap 後代。致使 hit-kóa 讀冊人 ê 在地語言 lāi-té 有所謂 ê 「讀冊音」（文言音）kap 「白話音」同時存在 ê 現象。Che mā 是咱台語內面有所謂文言音、白話音 ê 由來。若用高低語言來分析，就 kāng 一個語言來講，文言音就是「高語言」、白話音就是「低語言」。若就 bô-kāng 語言之間來看，皇帝所講 ê 語言就是「高語言」、一般百姓所用 ê 在地語言就是「低語言」。「高語言」因為長期以來用 tī 正式場合 kap 科舉制度，所以 hông 感覺 khah 有水準、有學問；「低語言」因為 seng 平凡，所以感覺真粗俗。像 chit-khoán ê 社會心理其實 tī 目前台灣 ê 社會 lín iáu 真普遍。可比講布袋戲 iā 是歌仔戲 ê 戲齣 lín，piān 若有大俠、文人出現，in 就用文言音講話；若是肖丑仔 teh tak 嘴鼓就用白話。

若就「書面語」來看，漢字文言文就是「高文字」，其他發展出來 ê 民族文字，親像講越南 ê 「字喃」（Chu-Nom）、朝鮮 ê 「Hangul」<sup>B</sup>、日本 ê 「假名」（Kana）、kap 台灣 ê 「歌仔冊文字」、「白話字」等 lóng 算「低文字」。漢字文言文因為長期以來 hông 當作“正統”文字 koh 有科舉制度 ê 體制支持，所以社會大眾感覺使用文言文 khah 有水準、有學問。Chit 種現象 tī 現此時 ê 台灣社會 mā iáu 真普遍，像講墓碑、祭文用文言文寫生平紀事，廟寺 mā 用文言文寫廟史、對聯，甚至一般人講話、寫作 ê 時為 tiòh 展風神 mā 會 lām kóa “成語” kap 引用古詩、古文。

Tī 「高低語文」ê 社會 lāi-té，高語言/文字無一定永遠高，低語言/文字 mā 無一定永遠低，in ê 地位 tī 一定 ê 條件之下有可能變動。M̄-koh，是 án-choá<sup>n</sup> 漢字文言文有法度 tī 漢字文化圈壟斷高語言/文字 kui 千冬？

<sup>B</sup> Hangul：「南韓」現此時稱呼韓國文字「韓文」ê 意思。Hangul 是朝鮮語文研究兼推動者「周時經」（Chu Si-gyong）tī 1913 年上開始使用。北韓稱呼朝鮮文字“Chosoncha”（朝鮮字）或者“Chongum”（正音）。

是 án-choá<sup>n</sup> 到路尾 kan-ta<sup>n</sup> 日本「假名」、韓國「諺文」、越南「羅馬字」有才調翻身 ùi 低語言/文字變成高語言/文字？Hit-kóa「壯字」、「苗字」、「瑤字」soah 無法度出頭天？除了政治因素之外，文字本身 mā 是真大 ê 因素！文字是 án-choá<sup>n</sup> 會影響 tiòh 高低語文呢？咱後一節就來討論 chit-ê 問題。

#### 4. 漢字 ê 迷思 kap 對國民文學發展 ê 限制

爲啥物漢字對國民文學、民族意識 ê 發展有影響？這牽涉 tiòh 漢字 ê 文字結構 kap 本質。因爲篇幅限制 ê 關係，咱 tī chia kan-ta<sup>n</sup> ē-sái kéng 重點講，詳細 ê 分析討論 ē-sái 參考 DeFrancis (1990)、Gelb (1952)、蔣為文 (2005c、2005e、2005g)。漢字是 án-choá<sup>n</sup> hông 利用來發展出新 ê 文字？咱 ē-sái 用下面 chit-ê 例來說明：假使有一個講英語 ê 英國人 John beh 用漢字替英語設計一套新 ê 漢字式文字系統。伊上代先有可能用(1) ê 漢字來表示(2) ê 英語語句。Chit 種方式就是漢字造字原則「六書」lāi-té ê 「假借」。lā 就是借用漢字 ê 讀音(tī chia 借用北京音)來表記英語 ê 語音 kap 語意。

- (1) 哀黑夫土豆戈斯
- (2) I have two dogs.
- (3) 煖穰 猷 土 狃 狃 獬

後來，John 驚人看 tiòh 語句(1) lāi-té ê 漢字會受漢字字面 ê 語意誤解，像講看 tiòh “哀黑夫”會誤解是“悲傷 ê 穿黑衫 ê 農夫”，所以 John 就 tī 原有 ê 漢字頂頭加「形旁」起去，像(3)所寫 ê án-ne。語句 (3) chit 種做法就是所謂 ê 「形聲字」。

後來，有另外一個英國人 Marry，伊感覺 John ê 用字無適合，所以伊 kā (2)寫做 (4) ê 方式。

- (4) 煖穰 靜 吐 獬 獬 獬
- Lō-bóe, koh 有一個英國人 Joe kā (2)寫做(5)。
- (5) 我 嘿 呼 二 猷 猷 獬

以上 Marry kap Joe 所寫 ê (4)、(5) kám ē-sái？若就漢字造字原則來看當然 mā ē-sái。若 án-ne, siáng 寫 ê 是標準？無人是絕對 ê 標準 mā 無人是絕對 ê 無標準！這就是 chit-khoán 漢字式新字無法度標準化、普遍化 ê 主因。

Tī 漢字文化圈 lìn, hit-kóa 利用漢字發展出來 ê 民族文字, 大概 ē-sái 分做 3 類。第一類是 tī 漢字 ê 基礎頂頭依照漢字造字方法, 特別是形聲字, 來創造新字。Chit-khoán ê 新文字 kap 漢字 kâng-khoán 屬「詞素音節文字<sup>14</sup>」。Chit-khoán ê 新文字有越南「字喃<sup>15</sup>」、台灣「歌仔冊文字<sup>16</sup>」、中國「壯字」、「苗字<sup>17</sup>」、「瑤字」(周有光 1997:98-108) 等。Chit-kóa 字 ê 外形 kap 漢字真類似, 造字原則大多數 kap 漢字 kâng-khoán, 並無跳脫漢字 ê 思考模式 kap 造字方法。就文字讀寫 ê 效率來看, chit-kóa 新文字比漢字 koh khah 複雜、歹學。若 beh 讀有 chit-khoán 字, 通常就 ài 有漢字 ê 基礎。因為 bat 漢字 ê 人佔人口比例無高, 而且 koh m̄是所有 bat 漢字 ê 人 lóng 會支持發展 chit-khoán 新字, 所以 bat chit-khoán 漢字式新字 ê 人 mā 無 chē。換一句話講, hit-kóa chò-sit、脫赤腳 ê 普羅大眾 kâng-khoán 真歹接近、使用 chit-khoán ê 漢字式新字。若 án-ne, 是啥款 ê 人 chiah 有法度操作 chit-kóa 漢字式新字? 主要就是 hit-kóa 落魄 ê 文人。落魄文人 ē-sái 分作 2 類: 一種是 ùi 權力核心 hōng 趕出來、不得志 ê 舊文人; 一種是具備民族意識、進步 ê 文人。Chit-kóa 落魄文人因為有漢字 ê 基礎, 所以 chiah 有可能使用漢字式新字。落魄 ê 舊文人因為 tiā<sup>n</sup>-tiā<sup>n</sup> iáu 存有大中國 ê 封建思想, 所以 mā tiā<sup>n</sup> 反應 tī in 用新字創作 ê 作品 lìn。對照之下, 若是 beh 有新思想、民族獨立觀通常就 ài ùi 進步 ê 落魄文人 ê 作品 lìn 去 chhōe。可惜 chit-kóa 進步 ê 落魄文人用漢字式新字所寫 ê 作品因為通路無大, 無法度 tī 脫赤腳 ê 普羅大眾之間普遍流傳。

利用漢字發展出來 ê 民族文字 ê 第二類是「音節文字」, 伊典型代表是日本 ê 「假名」(Kana)。第三類是「音素文字」, 典型代表是韓國 ê 「諺文」(Hangul)、越南 tī 17 世紀以後透過傳教士發展出來 ê 「越南羅馬字」(Chu Quoc Ngu) kap 台灣 tī 17 世紀透過傳教士發展出來 ê 「新港文字」

<sup>14</sup> 有關啥物是詞素音節文字, 參閱 DeFrancis 1990。

<sup>15</sup> 像講, 「巴三」(/ba/)是數字“3” ê 意思。有關字喃 ê 發展, ē-sái 參閱蔣為文(2005d)。

<sup>16</sup> 像講, 「勿會」(bē)、 「身長」(lò)。有關歌仔冊 ê 發展, ē-sái 參閱丁鳳珍(2005)。

<sup>17</sup> 像講, 「女八」(/pa/)是“婦女” ê 意思。

kap 19 世紀以後 ê 「白話字<sup>18</sup>」(Peh-ōe-jī)。Chit 2 類 ê 文字 lóng 真好學、好用，因為無需要漢字 ê 基礎就 ē-sái 單獨學習使用，所以 hō 普羅大眾親近使用 ê 機會加真高。Tng-tong 19 世紀尾 20 世紀初 hit-kóa 韓國、越南、日本進步 ê 文人提倡用 chit 種新造 ê 文字 ê 時，一般國民真緊就 ē-sái kā chit-khoán 文字學起來。當然，民族國家意識就 án-ne 因為讀寫能力 kap 國民教育 ê 建立 soah 真緊形成起來。這就親像西歐國家近代 tī 宗教改革以後因為民眾讀寫能力 ê 建立連帶帶動國民文學 kap 民族國家意識 ê 形成 kāng-khoán 道理 (蔣為文 2005h)。相對之下，hit-kóa 無法度跳脫漢字思考中心 ê 「壯族」、「苗族」、「瑤族」tī 政治上 mā 無法度形成民族國家意識。

中國 tī 1930 年代 bat 試驗用羅馬字來書寫漢語、進行所謂 ê 「拉丁化」運動 (季羨林 1992:245)。Lō-bóe-chhiú 中國共產黨得 tiòh 政權了 tī 1950 年代停止拉丁化運動、改推 sak 漢字簡化。為啥物中國 beh 放棄漢語拉丁化？主要就是顧慮 tiòh 中國政治 kap 文化上 ê “一統性” (Norman 1988:257-264; DeFrancis 1950:221-236; Barnes 1974)。In 驚若中國各地用當地語言來書寫，會造成廣東、福建、上海等各地 ê 地方意識發展做近代民族國家意識 soah 來 ùi 中國獨立出去。

## 5. 台語文學發展 ê 時期 kap 特色

以台灣人 ê 母語為文學語言 ê 源頭 ē-sái 追溯到 17 世紀 ê 「新港文」(蔣為文 2005h)。Hit 當時分佈 tī 台南一帶 ê 平埔族「Siraya」ê 語言有可能形成荷蘭時期 ê 台灣共通語，可惜 chit-ê 語言 kap 文字 soah tauh-tauh-á 死亡 kap 失傳去。後來到 19 世紀後半期，另外一波 ê 母語文學 koh 開始 tauh-tauh-á 發展形成，he 就是咱 chín 所講 ê 台語 kap 白話字。照講台語文學就是台灣文學，m-koh tī 現此時 chit 種無正常 ê 國家地位之下，台語文學 soah tō ài hông 邊緣化做“台語”文學，台灣“華語”文學 soah 顛倒「乞食趕廟公」講是“台灣”文學。實在講，台語文學 ê 正名 kap 台灣國名正名

<sup>18</sup> 詳細請參閱蔣為文(2005c)、董芳苑(2004)。

kāng-khoán lóng 是 beh 發揚台灣主體性 ê 積極表現。下面咱 tō 就運動史 ê 角度分析台灣（語）文學發展 ê 過程。

一般若講 tiòh 近代台語文學 ê 起源 lóng 會講是 tòe tiòh 1920 年代新文學發展起來所引起 ê 台灣話文論戰開始 ê（葉石濤 1993；林瑞明 1996；游勝冠 1996；林央敏 1996）。事實上，台灣 ê 新文學是 tòe tiòh 19 世紀後半期白話字（Peh-oē-jī）ê chhui-sak chiah 開始發展出來 ê。台語文學 ê 發展 ē-sái 分做下面 kúì 個有 bô-kāng 特色 ê 時期。

### 5.1. 台語白話字文學形成期（1865-1920s）

雖然白話字（台語羅馬字）ê 源頭 ē-sái 追溯到 Medhurst（麥都思）1837 年 tī 澳門出版 ê《福建方言字典》，甚至追溯到 17 世紀西班牙人 tī 菲律賓替閩南語設計 ê 羅馬字系統（Kloter 2004）。M̄-koh 白話字對台灣 ê 影響應該 ùi 1865 年長老教會來台灣傳教、教白話字算起。

若 ùi 西歐國家國民文學發展當中白話聖經扮演重要角色來看，閩南語白話聖經 ê 翻譯對台語白話書寫標準 ê 建立 mā 有真重要 ê 貢獻。根據賴永祥（1990:73），閩南語 ê 新、舊約聖經分別 tī 1873、1884 年就發行。雖然 in 是用廈門腔所翻譯 koh tī 外地出版，m̄-koh che 對台灣人建立初期 ê 台語白話文書寫有一定 ê 幫贊。白話字書寫 ê 本土化，ē-sái ùi 1885 年《Tâi-oân-hú-siá<sup>n</sup> Kàu-hōe-pò》（台灣府城教會報）tī 台南開始發行算起（蔣為文 2005h）。咱 chai，具有語言「讀寫能力」是發展「文學」ê 第一步。因為有白話聖經、報紙 ê 出版，台灣人 ê 台語讀寫能力就 án-ne tàuh-tàuh-á 建立起來，台語文學 mā án-ne tàuh-tàuh-á 發展出來。因為《台灣府城教會報》提供台語白話字發表 ê 空間，所以白話台語寫作 ê 作品 lú 來 lú 成熟。到 kah 1920 年代 ē-sái 講是用白話字來創作台語白話文學 ê 成熟期。像講 1925 年 Lōa Jîn-seng（賴仁聲）出版白話字小說《Án-niá ê Bák-sái》（阿娘 ê 目屎）；1926 年 Tē<sup>n</sup> Khe-phoàn（鄭溪泮）出版小說《Chhut Sí-Soà<sup>n</sup>》（出死線<sup>19</sup>）；1925 年 Chhoà Poê-hoé（蔡培火）所出版 ê 社會評論集《Cháp-hāng

<sup>19</sup> 李勤岸有 kā 翻譯做漢羅台文版，全文 ē-sái tī 台灣文學工作室網站掠著

Koán-kiàn》(十項管見)。Chit kóa 作品 lóng 是 tī 1930 年代台灣話文、鄉土文學論戰以前就出版 à。<sup>20</sup>

可惜, hit 當時受漢文、日文教育 ê 一般知識份子因為既得利益 kap 漢字 ê 迷思 soah 無法度接受台語羅馬字。致使 chit-ê 階段白話字主要 tī 教會內 teh 流行 niâ。

## 5.2. 漢字白話文討論期 (1920-1937)

雖然 tī 1920 年代 Peh-oē-jī (白話字) 已經發展成熟 chiáⁿ-chò 「文學語言」, m̄-koh hit 當時 ê 台灣文學界討論 ê 主要重點 soah lóng khng tī 漢字 ê 改革 kap 書寫方面。Ùi 1920 年《台灣青年》雜誌發行、1924 年「張我軍」發表〈糟糕的台灣文學界〉引起 ê 新舊文學論戰到 kah 1930 年代 ê 台灣話文、鄉土文學論戰 chit 10 外年中間, 討論 ê 焦點主要是漢字 ê 書寫方式<sup>21</sup>: 1) beh 用傳統文言文 ā 是白話文, 2) 若 beh 用白話文, 是 beh 用日本白話文、中國式漢字白話文 ā 是台灣式漢字白話文? 已經發展成熟 ê 文學語言「白話字」soah hō hit-kóa 漢字既得利益者 tàn tī 邊仔、無受重視, lō-bóe tī 社會上 soah 造成一種看重漢字、看輕白話字 ê 「高低文字現象」。

扣除少數像講蔡培火, hit-kóa 主張發展台灣話文 ê 主要領導者因為無法度跳脫漢字 ê 思考模式致使台灣話 ê 書寫受 tiòh 真大 ê 限制 kap 影響:

第一, 限制 tiòh 台灣話文 ê 大眾性 kap 普遍性。因為 beh 讀有漢字式台灣話文就 ài 先讀有漢字。俗語講「漢字若 beh 讀會 bat, 嘴鬚就 phah 死結」, 就是 teh keng-thé 漢字歹學 ê 問題<sup>22</sup>。Tī 1920 年代 ê 台灣 bat 漢字 ê 人 tō 無 chē, 台語 ê 書寫若倚靠 bat 漢字 ê 人口, 自然會 lú hōng 邊緣化。普遍 ê 國民文學自然就 khah oh 產生。

第二, 限制 tiòh 台灣話文 ê 標準化。近代國民文學 ê 形成 kap 民族語言標準化是互相扶持共生 ê。漢字式台灣話文因為用漢字書寫致使標

<<http://ws.twl.ncku.edu.tw/>>。

<sup>20</sup> 有關白話字文學, 參閱黃佳惠(2000)、呂興昌(1995)。

<sup>21</sup> 詳細參閱中島利郎(2003)、陳淑容(2004)、楊允言(1993)。

<sup>22</sup> 有關漢字 ê 學習效率, ē-sái 參閱蔣為文(2005e)、Chiung (2003)。

準化 khang-khòe 真歹進行（鄭良偉 1990:194）。Chit 種情形就親像越南使用「字喃」kāng-khóan，雖然用 chiá<sup>n</sup> 千冬 m̄-koh íau 是無標準化（蔣為文 2005b:90）。因為台語漢字無標準化，自然就降低伊 chiá<sup>n</sup>-chò 文學語言 ê 普遍性。

第三，造成台灣話文使用者無受重視、hông 看輕。台灣人 beh 用漢字來書寫台灣話文自然會 tú-tiòh chit-kóa 用漢字寫 bē 出來語詞。Chit-ê sí-chūn 真 chē 人就用造字、chhōe 「本字」或者用假借字 ê 方式來克服。因為 chit 種「特殊字」、「怪字」tī 漢字文化圈 lín 通常 lóng 是 hông 當作「低文字」來看待，致使台灣語文 mā hông 當作無水準、低路 ê 文字。

第四，影響 tiòh 台灣民族性格 ê 文化獨立性。越南人 tī 法國統治之下透過法國 ê 協助廢除漢字、切斷越南 hām 中國之間 ê 文化 tō-châi（蔣為文 2005a）。對照之下，台灣 tī 日本統治之下，初期為 tiòh beh khiú 近 pē<sup>n</sup>-pē<sup>n</sup> 是漢字文化圈成員 ê 台灣人 hām 日本人之間 ê 關係，日本人就利用漢字 ê 「chīn chhun ê 價值」（剩餘價值）hō 台灣人繼續使用漢字。雖然 lō-bóe 日本人為 tiòh 排華、侵略中國 soah tī 1937 年禁用漢文，m̄-koh 已經 seng 慢 à。台灣文學界 tī 1920-1937 期間走 chhōe 台灣文學 ê 內涵 kap 定位 ê 時，因為無法度跳脫漢字 ê 迷思，致使有 bē chió 人認為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 ê 支流 niâ。因為 án-ne soah 減弱台語文學 chiá<sup>n</sup> 做台灣 ê 國民文學 ê 強度。

### 5.3. 台語文學 ê tīm-bī 期（1937-1987）

Ùi 1937 到 1980 年代 chit-ê 時期 ē-sái 講是台語文學 ê tīm-bī<sup>23</sup> 期。1937 到 1945 年算是「戰爭時期」，chit-ê 時期主要 ê chīn-chhun ê 刊物是《台灣教會公報》（原來 ê 《台灣府城教會報》，透過宗教 ê 方式來生存。

戰後 1945 到 1987 解嚴 chìn 前 chit-chām 算是「戒嚴時期」。chit-ê 時期是台語文學 ê 黑暗時代，因為台灣話文 ê 使用遭受中華民國 ê 大中國統治結構 ê 有計畫 ê 殘害。伊 ê 後果是台語文學作品 ê 量真 chió 而且 hông

<sup>23</sup> “Tīm-bī”是指咱人 ê 面 chhàng lòe 水底、禁氣 ê 意思。

矮化做「方言文學」，新生代台灣人 ê 族群母語能力 tâu-h-tâu-h-á 退化，致使有真 chē 「母語異化」 kap 「母語轉換」 ê 現象。

「戒嚴時期」大多數 ê 台灣作家若 m̄ 是選用中國文寫作就是 tiām-tiām m̄ 做聲。少數 ê 作家像講「林宗源」、「向陽」 tī 1970 年代就三不五時浮出水面用土地 ê 氣味 teh 創作台語詩（向陽 1985、鄭良偉 1988）。Chit-ê sí-chūn 有組織性 ê chhui-sak 台灣話文 ê lóng 來自海外：日本「台獨聯盟」 tī 1960 年代發行 ê 《台灣青年》（張學謙 2003） kap 1977 年由美國 ê 台灣同鄉鄭良偉、陳清風等人主辦 ê 《台灣語文月報》。

#### 5.4. 台語文學 ê koh 活期（1987-2000）

1987 年台灣解嚴以後各種社會運動 lóng hiông-hiông chhia<sup>n</sup>-iā<sup>n</sup> 起來。台灣語文 mā ùi hit-chām 開始受 tiòh tháu-pàng。Chit-ê 時期 ê 初期 khah 偏語言運動、主要探討台語書寫標準化問題，後期偏台語文學寫作 ê 實踐<sup>24</sup>。主要 ê chhui-sak 團體有：

1989 年由洪惟仁、林錦賢、楊錦鋒等人組成 ê 「台語社」 kap 《台語文摘》服務性刊物。1990 年台灣同鄉鄭良光、李豐明等人 tī 美國洛杉磯創立「台文習作會」，後來 tī 1991 年 7 月創辦到 ta<sup>n</sup> iáu teh 發行 ê 《台文通訊》。Chit 份刊物同時 tī 台灣、美國、Canada 發行。《台文通訊》早期 ê 在台 chhui-sak 者主要有陳豐惠、陳明仁、廖瑞銘等。《台文通訊》採用漢字、白話字合寫 ê 台灣話文書寫方式，伊對「漢羅」書寫 ê 推廣 kap 將白話字 sak 出教會 hō khah chē 社會大眾認 bat 有真大 ê 貢獻。

Chit-ê 時期上早 chiàng 明專門創作台語文學 ê 第一個文學性團體是 1991 年 5 月成立 ê 「蕃薯詩社」 kap 伊 ê 機關刊物《蕃薯詩刊》（1991-1996）。伊主要 ê 社員有林宗源、黃勁連、李勤岸、胡民祥、莊柏林、陳明仁、黃恒秋等。

上早 chiàng 明專門刊載台語文學作品 ê 期刊是《台文罔報》（1996-），

<sup>24</sup> Chit-ê 時期初期對台語文 ê 討論 ê 相關文獻 ē-sái 參考林進輝（1983）、呂興昌（1999） kap 《台語文摘》同仁服務性刊物，將報紙雜誌當中有關台語文 ê 討論文章收集彙印，時間包含 1989 年 8 月到 1991 年 7 月。

伊 ê 主要成員有廖瑞銘、呂子銘、陳明仁、陳豐惠、楊嘉芬、劉杰岳、劉德樺。

除了 chia ê 團體、刊物之外 iáu 真 chē，像講「台語文推展協會」kap 《茄苳台文月刊》(1995-1999)、「管芒花台語文學會」kap 《管芒花詩刊》(1997-) 等(方耀乾 2005)。除了社會團體 teh chhui-sak 之外，各大學校園 lâi-té mā 有成立台語相關社團，che 是台語話文進入教育體制 ê 先鋒。包含成大台語社(1988)、台大台灣語文社(1990)、交大台研社(1990)、淡江台灣語言文化研習社(1991)、清華台語社(1992)等(楊允言等 1995)。主要 ê 學生運動成員有楊允言、盧誕春、丁鳳珍、李自敬、蔣爲文等。後來 chit-kóa 校園社團 koh 串聯成立「學生台灣語文促進會」(1992)。

Chit-ê 時期因爲電腦網路開始發展，台灣語文 ê 書寫 mā 開始進入電腦資訊時代。因爲電腦資料庫 lâi-bīn ē-sái khiām ê 漢字有限，所以 hit-kóa 台語造字或者怪字就真歹 tiàm 電腦頂頭處理。lā-tō 是講 beh tiām 電腦網路頂頭完全用漢字書寫會造成一定 ê 問題 kap 困難。Che 無形中促進台文寫作者接受「漢羅」ê 書寫方式。

### 5.5. 台語文學 ê 正名期 (2000~)

台語文學經過 1990 年代 ê 打拼 liáu m̄-nā koh 活起來，而且開始進入學校教育體制。自 1997 年私立真理大學設立台灣文學系、2000 年國立成功大學設立台灣文學研究所以來，全台灣已經有 10 外間大學有台灣文學、台灣語文相關系所。雖然有 chiah chē 間台文科系，可惜台語文學 soah lóng 無受 in 重視，in 甚至「乞食趕廟公」將華語文學當作台灣文學 ê 代表文學(蔣爲文 2004、李勤岸 2005)。台語文學 beh án-choá<sup>n</sup> 正名是 chit-ê 時期重要 ê khang-khòe。

Tī chit-ê 時期，台語文學 mā 開始受學界注意。第一部有系統性介紹台語文學發展過程 koh 一一對台語作家作品做簡評 ê 冊是張春凰、江永進、沈冬青合寫 ê 《台語文學概論》(2001)。台語文學教材 mā 開始出現，包含鄭良偉、曾金金、李櫻、盧廣誠 ê 《大學台語文選》(2000)、江寶

釵、周碧香、蕭藤村、董育儒 ê 《閩南語文學》(2001)、方耀乾 ê 《台語文學讀本》(2003) 針對台語文學 ê 學術論文出專冊 ê 包含方耀乾(2004a、2004c、2005)。

## 6. 結論

台語文學發展 ê 歷史就是台灣民族形成過程 ê 一個縮影。台語文學現此時上大 ê 危機就是已經有 lú 來 lú chē ê 在地台灣人發生「母語異化」、「母語轉換」現象。Tng-tong 放 sak 台語、認同「華語」做新民族母語 ê 人 lú 來 lú chē, 台語文學 ê 創作者 kap 讀者一定會 lú 來 lú chió, 到 lō-bóe tō ài 像「新港文」án-ne 進入歷史博物館。

若 án-ne, beh án-choá<sup>n</sup> 避免母語轉換現象 ê 擴大? 一方面 ài 加強體制對台灣語文 ê 保護, 像講要求政府將台灣語文納入正式教育體制 kap 公務人員考試、設立台語委員會、台語電視台。Koh 一方面 ài 加強論說台灣人使用華語 ê bái 處比好處 khah chē、用華語無法度突顯台灣特色, 而且台灣無可能主導華語文化 ê 發展、用華語 kan-ta<sup>n</sup> 會變成中華文化 ê 邊陲 niá。另外, 積極 chhui-sak 台語羅馬字 kap 英語 mā 是 hō 台灣脫離漢字文化圈、chiá<sup>n</sup>-chò 文化獨立國 ê 真好步數。

【本論文 goân-té 發表 tī 2005 年台語文學研討會, 10 月 29-30 日, 國家台灣文學館; bat 收錄 tī 蔣為文 2007 《語言、文學 kap 台灣國家再想像》台南: 國立成功大學。】

## 參考冊目

- Anderson, Benedict. 1991. *Imagined Communities*. New York: Verso.
- Barnes, Dayle. 1974. Language planning in Mainland China: standardization. In , Fishman, J.A.(ed.). *Advances in Language Planning*, 457-477.
- Chiung, Wi-vun T. 2003. *Learning Efficiencies for Different Orthographies: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an Characters and Vietnamese Romanization*. PhD dissertation: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.
- Chiung, Wi-vun T. 2005. Impact of monolingual policy on language and ethnic identity: a case study of Taiwan. In Wi-vun Chiung. *Language, Identity and Decolonization*, 356-386. Tailam: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.
- Crowley, Tony 2000. *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Ireland 1366-1922: A Sourcebook*. NY: Routledge.
- Crystal, David. 1992. *An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anguages*. Oxford: Blackwell.
- Dale, Ian R.H. 1980. Digraphia. *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* 26, 5-13.
- Davies, Norman. 1997. *Europe: A History*. London: Pimlico.
- DeFrancis, John. 1950. *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Reform in China*.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.
- DeFrancis, John. 1984. Digraphia. *Word* 35 (1), 59-66.
- DeFrancis, John. 1990. *The Chinese Language: Fact and Fantasy*. (Taiwan edition) Honolulu: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.
- Edwards, John. 1985. *Language, society, and identity*. NY: Basil Blackwell.
- Eriksen, Thomas H. 1996. Ethnicity, race, class and nation. In John Hutchinson & Anthony D. Smith (ed.). *Ethnicity*, 28-31. 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.

- Fasold, Ralph. 1984. *The Sociolinguistics of Society*. Oxford: Blackwell
- Ferguson, Charles. 1959. Diglossia. *Word* 15, 325-340.
- Fishman, Joshua. (ed.) 1999. *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Ethnic Identity*. 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.
- Fishman, Joshua. 1967. Bilingualism with and without diglossia; diglossia with and without bilingualism. *Journal of Social Issues* 32(2), 29-38.
- Fishman, Joshua. 1977. Language and ethnicity. In Howard Giles (ed.). *Language, Ethnic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*, 15-57. London: Academic Press Inc.
- Gelb, Ignace. J. 1952. *A Study of Writing*. London: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.
- Grimes, Barbara F. 1996. *Ethnologue*. (13<sup>th</sup> ed.). Dallas: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.
- Johnson, Allan G. 1995. *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Society*. Oxford: Blackwell.
- Kloter Henning 2004. Early Spanish Romanization system for Southern Min. 台灣羅馬字國際研討會論文集，國家台灣文學館。
- Levinson, David. 1994. *Ethnic Relations: A Cross-cultural Encyclopedia*. Santa Barbara: ABC-CLIO, Inc.
- Liebkind, Karmela. 1999. Social psychology. In Joshua Fishman (ed.). *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Ethnic Identity*, 140-151. 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.
- Lu, Li-Jung. 1988. A study of language attitudes, language use and ethnic identity in Taiwan. M.A. Thesis: Fu-jen Catholic University.
- Norman, Jerry. 1988. *Chinese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Ramsey, S. Robert. 1987. *The Language of China*. New Jersey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.

- Ross, Jeffrey A. 1979. Language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ethnic identity. In Howard Giles & Saint-Jacques Bernard (eds.) *Language and Ethnic Relations*. NY: Pergamon Press.
- 丁鳳珍 2005 《「歌仔冊」中的台灣歷史詮釋——以張丙、戴潮春起義事件敘事歌為研究對象》。博士論文：東海大學。
- 中島利郎 2003 《1930 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》。高雄：春暉出版社。
- 方耀乾 2003 《台語文學讀本(1)》。台南：真平企業。
- 方耀乾 2004a 《台語文學的觀察與省思》。台南：復文書局。
- 方耀乾 2004b 《台語文學讀本(2)》。台南：真平企業。
- 方耀乾 2004c 《台語詩人的台灣書寫研究》。台南：復文書局。
- 方耀乾 2005 《台語文學的起源與發展》。台南：作者自行出版。
- 王育德 1993 《台灣：苦悶的歷史》。台北：自立晚報社。
- 史明 1992 《民族形成與台灣民族》
- 向陽 1985 《土地的歌》。台北：自立晚報。
- 江寶釵、周碧香、蕭藤村、董育儒 2001 《閩南語文學》。高雄：麗文文化。
- 呂興昌 1995 〈白話字中的台灣文學資料〉《台灣詩人研究論文集》 p.435-462。
- 呂興昌編 1999 《台語文學運動論文集》。台北：前衛。
- 李勤岸 2005 〈台灣文學 ê 正名——ü 英語後殖民文學看台灣文學〉《海翁台語文學雜誌》第 41 期，p.4-16。
- 周有光 1997 《世界文字發展史》。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- 周振鶴、游汝杰 1990 《方言與中國文化》。台北：南天。
- 林央敏 1996 《台語文學運動史論》。台北：前衛。
- 林進輝編 1983 《台灣語言問題討論集》。台北：台灣文藝雜誌社。
- 林瑞明 1996 《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》。台北：允晨。
- 季羨林 等編 1992 《中國大百科全書：語言文字》。北京：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。

- 施正鋒 1998《族群與民族主義：集體認同的政治分析》。台北：前衛出版社。
- 施正鋒 2000《台灣人的民族認同》。台北：前衛出版社。
- 施正鋒 2002《語言權利法典》。台北：前衛出版社。
- 張春鳳、江永進、沈冬青 2001《台語文學概論》。台北：前衛。
- 張學謙 2003〈書寫 ê 意識形態分析——用「台灣青年」作例〉《行向多文字 ê 台語文——文字態度 kap 政策論文集》p.129-152。
- 陳淑容 2004《台灣話文論爭及其餘波》。台南：台南市立圖書館。
- 游勝冠 1996《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》。台北：前衛。
- 黃佳惠 2000《白話字資料中的台語文學研究》台南師院碩士論文。
- 楊允言 1993〈台語文字化 ê 過去 kap 現在〉《台灣史料研究》第一期，p.57-75。
- 楊允言等 1995〈九〇年代以來校園台語文運動概況〉第七屆台灣新生代論文研討會論文集，台灣研究基金會。
- 葉石濤 1993《台灣文學史綱》。高雄：文學界雜誌。
- 董芳苑 2004〈台語羅馬字之歷史定位〉《台灣文獻》，第 55 卷第 2 期，頁 289-324。
- 詹伯慧 1991《現代漢語方言》台北：新學識文教出版中心。
- 蔣為文 2004〈收編或被收編？——當前台文系所對母語文學及語言人權態度之初探〉，語言人權與語言復振學術研討會，12 月 18-19 日，台東大學
- 蔣為文 2005a〈共同體 ê 解構：台灣 hām 越南 ê 比較〉，戰後六十年學術研討會——後殖民論述與各國獨立運動研討會，5 月 21 日，台灣歷史學會，台北，台灣會館。
- 蔣為文 2005b〈台灣白話字 hām 越南羅馬字 ê 文字方案比較〉《語言認同與去殖民》p.88-116.台南：成功大學。
- 蔣為文 2005c〈白話字，ㄟ仔人 teh 用 ê 文字？〉《語言認同與去殖民》p.52-81.台南：成功大學。

- 蔣爲文 2005d 〈越南去殖民化與去中國化的語言政策〉《語言認同與去殖民》 p.188-201.台南：成功大學。
- 蔣爲文 2005e 〈越南羅馬字和台灣羅馬字的學習效率及錯誤型態比較〉《語言認同與去殖民》 p.144-175.台南：成功大學。
- 蔣爲文 2005f 〈漢字文化圈 ê 脫漢運動〉《語言認同與去殖民》 p.2-22.台南：成功大學。
- 蔣爲文 2005g 〈漢字對台灣人 ê 語言認知 ê 影響〉《語言認同與去殖民》 p.212-233.台南：成功大學。
- 蔣爲文 2005h 〈羅馬字是台灣新文學 ê 開基祖〉《語言認同與去殖民》 p.26-42. 台南：成功大學。
- 鄭良偉編 1988 《林宗源台語詩選》。台北：自立報系。
- 鄭良偉 1990 《演變中的台灣社會語文》。台北：前衛。
- 鄭良偉、曾金金、李櫻、盧廣誠 2000 《大學台語文選》。台北：遠流。
- 賴永祥 1990 《教會史話》第一輯。台南：人光。